

黎巴嫩中文教育发展现状与展望^{*}

刘晶晶 关英明 李笑晏◎

【内容提要】 黎巴嫩中文教育作为中文在多语环境下进行国别化传播的典型代表，对阿拉伯国家和地区中文教育发展具有参考价值。本文分析了影响黎巴嫩中文教育发展的外部因素，较为全面地展现出黎巴嫩中文教育发展现状。研究发现，黎巴嫩中文教育市场前景广阔，孔子学院建设特色显著，发挥了中文教学、师资培训及中外文化沟通桥梁与纽带等多重作用。无论如何，黎巴嫩中文教育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如政府弱势与政局长期不稳导致中文教育市场潜力未充分挖掘，多语环境下其他语言的强势地位使中文教育发展受到阻滞，中文教育层次不够深入，中文师资水平参差不齐，本土师资流动性大等。据此，本文提出应促使中文教育纳入黎巴嫩国民教育体系，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培养本土中文师资，因地制宜加强舆论宣传，增强校际合作与校企合作，推动黎巴嫩中文教育实现本土化发展。

【关键词】 黎巴嫩 中文教育 阿拉伯国家 孔子学院

【作者简介】 刘晶晶 博士，天津师范大学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研究院（教师教育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中文国际传播研究等。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题目“汉语国际传播动态数据库建设及发展监测研究”（17ZDA306），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时代配合支持更多国家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理论构建与实现路径研究”（22BYY154），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年国别中文教育资助项目“黎巴嫩、约旦两国中文教育与中国文化传播舆情监测研究”（21YHGB202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关英明 博士, 天津师范大学期刊出版中心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国际中文教育等。

李笑晏 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

黎巴嫩位于亚洲西南部、地中海东岸, 东部、北部与叙利亚接壤, 南部与巴勒斯坦、以色列为邻, 国土面积为 10452 平方公里, 人口约 607 万 (2020 年)。黎巴嫩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 历史上曾受法国、英国殖民统治, 现法语、英语为社会通用语言。黎巴嫩多种语言和多元文化相互融合, 是中东重要的金融、交通、旅游和新闻出版中心, 在中东阿拉伯地区的文化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来, 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热点。对中东地区中文教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成果。梁宇、王太炎对沙特、阿联酋、土耳其、伊朗、以色列、埃及六个中东国家的中文教育进行了整体比较研究, 基于区域内部国家间发展不平衡特点提出应“培育”中文教育“支点”国家;^①陈雯对埃及中文教学资源发展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并提出存在的问题与对策;^②梁宇、卢星星、王太炎分析了阿联酋中文教育发展的影响因素, 全面呈现了阿联酋中文教育发展现状;^③吴瑛对黎巴嫩、美国等 5 国 16 所孔子学院进行了调研, 探究了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效果;^④邢蜜蜜从教学规模、教学管理、学生情况、课程设置、教学资源等方面梳理了黎巴嫩汉语教学的发展与问题, 提出了可行性发展建议以及长期体系化、本土化发展

① 梁宇、王太炎:《中东六国中文教育比较研究》,《民族教育研究》2021 年第 3 期。

② 陈雯、刘丽莎、雷莉:《新形势下埃及中文教学资源发展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1 年第 4 期。

③ 梁宇、卢星星、王太炎:《阿联酋中文教育发展现状与展望》,《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22 年第 1 期。

④ 吴瑛:《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效果研究——对 5 国 16 所孔子学院的调查》,《浙江社会科学》2012 年第 4 期。

目标。^① 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实地调研和访谈，力求全面梳理黎巴嫩中文教育发展背景、外部环境和发展现状，分析黎巴嫩中文教育现存问题并提出对策与建议。

一 黎巴嫩中文教育发展的外部因素

（一）地区形势动荡，国内矛盾加剧

动荡的地区形势和政府领导人的反复更迭使黎巴嫩经济始终面临困境，叙利亚难民的涌入、新冠疫情的发生以及 2020 年贝鲁特港口大爆炸事件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国家经济负担。

黎巴嫩历史上长期受法国统治，1943 年获得独立。独立后黎巴嫩国内派别众多，已得到政府官方承认的达 18 个，但就人口规模、政治影响、历史作用而言，基督教马龙派，伊斯兰教逊尼派、什叶派和德鲁兹派构成了黎巴嫩国内最重要的四大政治力量。^② 黎巴嫩政府武装力量无法有效控制各派军事力量，加上长期被托管的历史及其按宗教派别划分议会席位的传统，黎巴嫩于 1975 年至 1990 年长期内战，黎巴嫩的许多邻国，尤其是叙利亚和以色列，都干预过黎巴嫩内政并被卷入冲突。近年来，受叙利亚危机的影响，黎巴嫩经济负担持续加重。据世界银行估计，叙利亚危机给黎巴嫩造成的损失已超过 75 亿美元。截至 2015 年，进入黎巴嫩的叙利亚难民已达 100 多万，占黎巴嫩人口的近 1/4。^③

（二）中黎关系发展稳定，双边文化交流广泛

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受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很大。一个国家

① 邢蜜蜜：《黎巴嫩汉语教学发展及研究》，《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

② 李海鹏：《从德鲁兹派政治参与解读黎巴嫩的教派分权政治体制》，《西亚非洲》2017 年第 2 期。

③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黎巴嫩》，中国网，2015 年 5 月 14 日，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5/14/content_35568240.htm。

与中国关系的状况、经贸合作交流的程 度, 以及不同的文化背景常常对本国中文教育产生重要影响。^① 中黎两国于 1971 年正式建交, 双边关系一直保持健康发展。1992 年, 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黎巴嫩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并于 2010 年 5 月签署《中黎文化协定 2009—2012 年执行计划》, 推动了中黎文化合作关系的发展。^②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 中黎双方文化交流合作不断加强, 2016 年 7 月和 11 月在北京和贝鲁特分别举办“‘一带一路’在中国: 贝鲁特至北京”和“‘一带一路’在黎巴嫩: 北京至贝鲁特”两场活动; 2017 年 4 月在贝鲁特举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发展大会, 促进双方的经贸和文化交流; 2017 年 5 月, 黎巴嫩文化部部长、发展与重建委员会主席来华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高级别会议, 并与中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黎巴嫩共和国政府文化协定 2017 ~ 2020 年执行计划》; 2017 年 8 月“一带一路”学术出版联盟成立, 黎巴嫩成为首批 29 个成员国之一。2020 年 5 月, 中黎两国政府签署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 成为中黎文化交流领域的又一重要举措, 为两国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提供了更加宽广的平台。^③

中方积极向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2006 年起, 中国向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连续派出工兵分队、医疗分队等, 积极参与联合国在黎巴嫩南部的维和行动。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中方向黎方提供多批抗疫物资和疫苗援助, 积极支援黎巴嫩应对疫情。2020 年 8 月贝鲁特港发生大爆炸事件后,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向黎方捐助物资, 以帮助爆炸中的受灾民众。中黎两国的友好关系, 特别是文化交流合作的不断深入, 对黎巴嫩中文教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① 吴应辉:《国际中文教育新动态、新领域与新方法》,《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 期。

② 《中黎签署 2009 ~ 2012 年文化协定执行计划》, 中国新闻网, 2010 年 5 月 19 日, <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news/2010/05-19/2292095.shtml>。

③ 《中黎签署互设文化中心协定》, 新华社, 2020 年 5 月 28 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7886409668794068&wfr=spider&for=pc>。

(三) 资源优势充分发挥, 经贸合作不断加强

黎巴嫩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要冲, 自古以来就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中黎两国现代经贸合作关系紧密, 早在中黎两国建交之前, 两国金融业之间便已经有了诸多合作。^① 1955年5月, 中黎签署首个经贸协定。2013年, 中国首次成为黎巴嫩第一大贸易伙伴。2013~2018年中黎双边贸易总额总体上呈增长态势^②。近年来, 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积极推动黎巴嫩企业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广交会、中阿博览会, 提高黎巴嫩葡萄酒、手工皂、巧克力、橄榄油等特色产品的在华知名度。2018年初,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批准黎巴嫩加入, 加快了两国在金融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互联互通。

黎巴嫩旅游资源丰富。内战前每年入境旅客达200万人次, 旅游收入占国民收入的20%以上。^③ 2005年, 中黎两国签署《两国政府旅游合作协定》, 黎巴嫩成为中国公民组团旅游目的国。2008年11月, 中黎双方进一步签署《中国旅游团队赴黎巴嫩旅游实施方案的谅解备忘录》。2010年5月1日, 中国公民赴黎巴嫩旅游业务正式实施, 中国游客赴黎旅游对增强中文在当地的影响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四) 多种教育制度并存, 教育体系较为完备

黎巴嫩国民教育体系中私立教育占绝大多数, 在各个教育层次中私立教育占比均高于公立教育。1968年, 黎巴嫩教育部发布第9099号法令, 明确规定了大学前的四个教育阶段, 分别为 le jardind'enfants (学前教育)、le primaire (小学教育)、le moyen (初中教育) 和 le secondaire (高

① 《“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我在中国当大使)》, 人民网, 2020年10月19日,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0930751549889207&wfr=spider&for=pc>。

② 中国商务部网站数据显示, 2013~2016年中黎贸易总额持续增长, 到2017年有小幅回落, 但在2018年继续增长。

③ 《一带一路投资政治风险研究之黎巴嫩》, 中国网, 2015年5月14日, http://www.China.com.cn/opinion/think/2015-05/14/content_35568240.htm。

中教育)。学前教育自此进入国家公立教育体系,不再仅以私立教育形式存在。黎巴嫩基础教育阶段为 15 年一贯制,学生大多数从学前教育至大学入学前一直在同一所学校完成四个不同阶段的学习。

1. 基础教育涵盖学前、小学和初中教育三个阶段

黎巴嫩的学前教育于 1940 年开始受到重视,旨在锻炼孩子们的健康体魄、提供集体活动使孩子们能够顺利从家庭环境过渡到学校环境,入学年龄在 3~4 岁,教育周期一般为两年。

黎巴嫩的小学教育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从 6 岁开始上小学,要完成 1~6 年级全部学业。小学教育阶段包含两个学习“周期”,每个周期为 3 年。阿拉伯语是小学教育阶段的主要教学语言,但大多数学校也会选择教授英语或法语。根据法律规定,数学、物理和化学三门课应以英语或法语授课。

黎巴嫩初中教育仍属于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需完成 7~9 年级 3 个学年的学业任务。从初中教育开始,学生可以有两个不同的学习轨道——学术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选择学术教育的学生,需要学习阿拉伯语、第一外语、第二外语、公民教育、地理、历史、艺术、数学、科学、技术和体育等科目,必须参加并通过一系列全国性的初中教育证书考试(Brevet),取得普通初中教育文凭(Brevet d'Etudes);选择进入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将被细分为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两部分,前者更注重理论、数学和科学导向,而后者更注重应用性和实用性,学生两年到三年完成学业会获得专业证书(Brevet Professionnel, BP),随后可通过考试获得六个专业领域之一的专业能力证书(CAP)。

2. 高中教育阶段实施分流

黎巴嫩高中教育阶段通常为 10~12 年级,通识教育课程包括人文、经济学、生命科学和科学。学生进入高中教育阶段有两条路径,一是持有普通初中教育文凭进入普通高中学习,二是持有专业证书进入与高中同等级的职业技术教育培训(TVET)学校。此外,一些私立学校可提供美国、法国或其他国家的国际课程,举行国民教育体系外的特定考试,如法国学

士学位考试、国际教育（IB）考试等，使学生能够获得国际教育文凭。

3. 私立高等院校居多，法国、美国教育制度并存

黎巴嫩共有 45 所高等院校（见表 1），其中公立高等院校 1 所，为黎巴嫩大学；私立高等院校共 43 所，大部分为仅开设少数专业的大学或学院，而涵盖文、理、医、工等多个专业的综合性大学占少数，具有代表性的有贝鲁特美国大学、黎巴嫩美国大学、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等；神学院 1 所，为近东神学院，是基督教神学与伊斯兰教研究的跨教派宗教高等院校。

表 1 黎巴嫩的高等院校概况（部分）

性质	院校名称	类别/体制	授课语言
公立高等院校 (共 1 所)	黎巴嫩大学	综合性大学（下设 16 个院系及 3 个博士学位学院）	阿拉伯语
私立高等院校 (共 43 所)	贝鲁特美国大学	综合性大学（下设 7 个院系）	英语
	黎巴嫩美国大学	综合性大学（下设 7 个院系）	英语
	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	综合性大学（下设 12 个院系）	法语/英语（部分）
	巴拉曼德大学*	综合性大学（下设 8 个院系）	法语/英语
	贝鲁特阿拉伯大学	综合性大学（下设 10 个院系）	英语
	美国科学技术大学	非综合性大学（下设 4 个院系）	英语/法语/阿拉伯语
	黎巴嫩基南大学**	综合性大学（下设 7 个院系）	阿拉伯语
神学院（共 1 所）	近东神学院	综合性大学（下设 9 个院系和 2 个学习中心）	英语
		非综合性大学（可授予学位如下：神学学士、基督教教育神学学士、神学硕士、基督教教育硕士）	英语

注：* 黎巴嫩美术学院（Académie Libanaise des Beaux Arts）现已隶属于巴拉曼德大学，前者为下设 6 个院系，本表格统计的巴拉曼德大学数据不含黎巴嫩美术学院部分。** 此大学为伊斯兰逊尼派大学。*** 此大学为天主教大学。

资料来源：根据黎巴嫩教育与高等教育部（Lebanese Republic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网站数据绘制，参见 <https://www.mehe.gov.lb/en/Transactions/PrivateHEInstitutions>。

黎巴嫩政府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支出非常有限。2012 年尚不足 GDP 总数的 0.5%，2013 年高等教育支出仅占全部教育支出的 28.7%。作为唯

一的公立高等院校, 黎巴嫩大学是政府高等教育财政支出的直接接受者, 就读学生几乎完全免费。私立高等院校的经费则主要来源于外国政府 (尤其是法国)、私人组织、捐赠基金 (用于美国模式的大学)、宗教团体的外部资助以及学生学费。

受历史因素影响, 法国和美国两种高等教育制度在黎巴嫩长期并行, 教学语言和学习教材的语言选择取决于学生就读的高等院校。为了使这些多重系统合理化, 黎巴嫩教育及高等教育部于 1962 年成立了一个同等学力委员会 (Equivalence Committee), 该委员会是确认各个教育层级 (普通教育、高等教育和技术职业教育) 学力的唯一官方机构, 委员会向高等院校提供课程标准指导, 各个大学根据指导文件来制定具体课程, 然后将其提交回委员会进行审批。

二 黎巴嫩中文教育发展现状

“黎巴嫩有组织地开展汉语教学还要追溯到 2003 年。贝鲁特语言中心是第一个开设汉语课程的教育机构。”^① 目前, 黎巴嫩开展中文教育的学校和主要组织机构 (见表 2) 主要有三类, 一类是高等院校, 即圣约瑟夫大学、黎巴嫩大学和贝鲁特美国大学, 其中圣约瑟夫大学与中国沈阳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 二类是私营教育机构; 三类是其他组织机构。

表 2 黎巴嫩开展中文教育的学校和主要组织机构

性 质	学校/机构名称
高等院校 (共 3 所)	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
	黎巴嫩大学汉语系
	贝鲁特美国大学汉语选修班

① 邢蜜蜜:《黎巴嫩汉语教学发展及研究》,《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

续表

性 质	学校/机构名称
私营教育机构	Municipality of Ghobeiry
	Beirut Berlitz Language Center
	American Lebanese Language Center
由官方组织开设的其他短期汉语培训班	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汉语班
	非政府组织的难民营汉语教学项目

资料来源：根据笔者实地调研结果绘制，截至 2022 年 10 月。

（一）高等院校开展的中文教育

1. 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

2006 年，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与中国沈阳师范大学合作共建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这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设立的首家孔子学院。该孔子学院建设特色显著，发挥了中文教学、师资培训及中外文化沟通桥梁与纽带的多重作用。截至 2021 年底，共有 6 位院长 21 名教师先后在该孔子学院任职，注册学生总数约为 4500 人，每学期学生人数为 140 ~ 180 人。该孔子学院每学期开设不同级别的汉语综合课、儿童汉语课，也开设过中医课和暑期口语课等，使用教材有《新实用汉语课本》《汉语乐园》《快乐汉语》《长城汉语》等。除主校区外，该孔子学院还在的黎波里（Tripoli）和赛达（Saida）两个校区设立汉语教学点，在山区小学（Lycée Montaigne）开设汉语入门与初级汉语课，后因疫情暂停。该孔子学院曾与法兰西银行（Banque de France）合作，为其职员开设零起点汉语课程。该孔子学院作为黎巴嫩唯一的 HSK 考点，疫情前每年举办两到三次考试，疫情发生后每年举办两次考试。

该孔子学院每年推荐学生到沈阳师范大学进修，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和短期进修生等。新冠疫情发生前，该孔子学院每年 7 月组织 15 ~ 30 岁的汉语学习者参加为期两周的来华夏令营活动；每年承办或协助中国大使馆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如“孔子学院日”活动、孔子学院春节招待会等；

组织“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黎巴嫩赛区预选赛、“大使杯”黎巴嫩学生唱汉语歌比赛、“大使杯”黎巴嫩大学生汉语演讲比赛等各类比赛。

2. 黎巴嫩大学中文教育

2014 年 9 月, 黎巴嫩大学人文学院语言与翻译中心成立汉语系, 每年 10 月面向本科生分别开设一门专业基础课和汉语选修课, 每班招收 20 名学生。专业基础课程教材使用《发展汉语》系列, 选修课程使用《HSK 标准教程》, 其他教学资料由任课教师决定。黎巴嫩大学汉语系至今已有 9 位教师任教, 包括 7 位中国公派教师和 2 位本土教师, 目前尚有两名教师在任教。黎巴嫩大学汉语系学生毕业后入职华为、OPPO 等中资企业, 部分学生到北京交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或加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阿联盟翻译项目继续学习。

3. 贝鲁特美国大学中文教育^①

2007 年, 贝鲁特美国大学与中国教育部合作开设汉语选修课, 主要面向本校大学生讲授汉语综合课, 最初为每学期一个教学班, 每班约 25 人, 课程安排为每学期 8 周汉语课, 每周 13 课时, 由于学员人数增多, 开设班级数和每学期课时数有所增加。汉语课程由中国外派教师任教, 使用教材为自编讲义或《新实用汉语课本》等, 根据学生的兴趣方向, 任课教师在教学中会适当加入中国政治、经济等相关内容。贝鲁特美国大学创办汉语角, 每年组织两次中国文化节, 还定期举办电影节、太极拳班、中国文化讲座等活动。贝鲁特美国大学学生毕业后会从事与中文相关的工作, 部分学生赴中国继续深造, 如赴广州中医药大学攻读中医学专业硕士和博士等。

中方教师的沟通协调促成了中国方面与贝鲁特美国大学的多项合作。如北京大学与贝鲁特美国大学合作开展中东研究,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贝鲁特美国大学合作组织黎巴嫩学生中国考察活动。中国教师还成功促成贝

^① 本节大部分数据由曾经任职于该校的中国教师邝亚峰提供, 特此感谢!

鲁特美国大学获得中国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认证。

（二）私营教育机构开展的中文教育

目前，设有汉语课程的当地语言培训机构主要有具备政府资助背景的培训机构、私人开设的培训机构以及本地华人教师开设的私教课。具备政府资助背景的培训机构，以戈贝里镇政府（Municipality of Ghobeiry）学习中心为典型代表，该中心学习者的汉语水平从入门到汉语水平考试4级（HSK4）不等，大多为曾在中国经商的黎巴嫩人。教师中有本土教师1人，其曾在孔子学院学习并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赴中国沈阳师范大学进修一年。

私人开设的培训机构中相对专业的是贝鲁特伯利茨语言中心（Beirut Berlitz Language Center）和美国黎巴嫩语言中心（American Lebanese Language Center），这两家机构的汉语课大多在入门及基础水平，重口语交流，轻语法和书写，有意继续学习汉语的学生大多会向孔子学院咨询入学。此外，还有一些当地华人开设的私教课，授课者大多没有语言教学的专业学历背景，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使用教材为《HSK标准教程》《新实用汉语课本》《快乐汉语》等，也有一些使用自编讲义开展教学工作。

（三）其他组织机构开展的中文教育

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开设的汉语班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多功能分队负责的汉语学习班，在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司令部开设，于2017年12月开始上课，授课教师为赴黎维和部队的中国官兵，招生对象为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司令部的军官、任务部队的官兵以及民事人员、当地雇员。学生人数在第一次开班时即达到27人，随后逐年增加。此类汉语班的特点是受众多样、教学内容多元化，但每年教学内容都在基础入门级别，并且缺乏持续性。另一类是建筑工兵分队在当地的私立学校——提尔精英学校开设的汉语兴趣班，于2018年秋季开始授课，教师为维和部队的中国官兵，招生对象为提尔精英学校各年级的学生。汉语兴趣班分为四

个班级授课,第一年共有 125 名学生报名参加,第二年学生人数有所增加。班上部分学生还参与了大使馆组织的唱歌比赛,并取得优异成绩。此类汉语班在课程和教学进度上具有连续性。

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为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汉语班提供了教材和师资培训。新冠疫情发生后,汉语班教学工作暂停。

(四) NGO 组织的难民营汉语教学项目

2019 年 7 月,共同未来组织^①与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②共同设立黎巴嫩项目办公室,关注难民问题,在儿童教育、妇女生计和青年赋能三个方面开展工作。2021 年 5 月,由中方项目经理与黎方志愿者合作,在多个难民营开展了为期 3 个月的汉语教学,教学对象为年龄 12~18 岁的难民儿童及青年,学生的参与热情高,反响强烈,使课程任务得以基本完成。

三 黎巴嫩中文教育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一) 多语环境下中文教育发展受到阻滞

阿拉伯语在黎巴嫩被列为官方语言,但英语、法语在学校教育和日常生活中也都得到广泛应用。绝大多数小学在一年级就引入外语教学,设置了以英语、法语作为第一外语或第二外语的课程,两门外语的课时数相加超过阿拉伯语课时数。黎巴嫩多语教育环境为中文教育提供了土壤,但英语、法语教育系统长期双轨并行却依然在互相认证时麻烦重重,又使中文教育受到英语、法语教育的双重制衡而发展迟滞。由于中文教育尚未正式

① 共同未来组织成立于 2016 年,致力于服务难民和其他武装冲突受难者中的儿童、青少年及女性,并于 2020 年成为联合国青年、和平与安全联盟(Global Coalition on Youth, Peace and Security)的成员。

② 北京平澜公益基金会成立于 2018 年 4 月,是在北京民政局登记注册的非公募基金会,由活跃在应急救援、公共外交等领域的爱心人士发起设立,以应对国内外人道危机、环境危机为主,通过搭建国内外行动伙伴平台,建立备灾体系,聚焦受灾区开展人道援助工作。

进入黎巴嫩国民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阶段到高中乃至大学阶段，尤其是公立教育系统内的学生接触中文的机会很少。学习中文成为一种“社会特权”，学习者或者有钱（进入孔子学院或者补习机构学习），或者有渠道（在有汉语教学资源的大学里学习或参加 NGO 开办的针对部分难民的课程），中文教育在多语环境下并未产生良好的效果。

（二）政府弱势与政局不稳加剧了社会危机

自内战结束以来，黎巴嫩一直努力提高小学和中学的公共教育质量，但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教育支出仍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黎巴嫩政局长期不稳定，政府在社会发展中呈弱势，对社会教育资源的整合作用有限，往往依靠非政府及民间力量解决民生问题和教育问题。近年来，由于经济危机、新冠疫情、政治僵局以及 2020 年 8 月的贝鲁特港大爆炸，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内忧外患，曾经在温饱线上的普通家庭甚至部分小康家庭纷纷陷入贫困。自 2019 年 10 月以来，许多学校被迫长期关闭，超过 70 万名儿童失学，2020 年黎巴嫩毛入学率呈断崖式下跌。作为包括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和近邻叙利亚人在内的各种难民群体的主要安置国，黎巴嫩在一定程度上抗拒接收超出其能力范围的难民的同时也积极配合相关国际组织推动难民群体融入社会，特别是融入当地教育系统的进程，从而使公共教育资源更加紧张。这些复杂而相互关联的问题正在危及儿童的教育和未来，也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社会危机。

（三）中文教育市场潜力尚未充分挖掘

黎巴嫩中文教育市场前景广阔，积极寻求渠道学习中文的人不在少数。但学习者缺乏强烈的学习动机，大多是以利益为驱动的与中国有生意往来的社会人士，也有部分以学业为驱动的计划去中国求学的学生。中文教育缺少群众基础，中文在本地的社会群体中甚至在媒体上都缺乏造势，中资企业在这一领域发挥的作用也十分有限，中文教育市场广度和深度有待进一步挖掘。

(四) 师资队伍水平参差不齐, 本土师资流动性大

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是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中文教育机构, 授课者多为中国政府外派教师或国际汉语教师志愿者, 黎巴嫩大学、贝鲁特美国大学等高等院校的师资也均由中国政府外派。但是黎巴嫩当地存在一些华人私教, 授课者大多没有语言教学的专业学历背景, 教师教学质量难以保证。此外, 黎巴嫩缺乏本土师资, 在黎中文教师资源极其有限, 上述高等院校均曾经聘用本土中文教师任教, 但本土师资流动性大, 黎巴嫩大学本土中文教师仅任职一个学期即离开了教学岗位。想要扩大中文教育在黎巴嫩的影响势必要加强本土教师的培养。

四 关于黎巴嫩中文教育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一) 促使中文纳入黎巴嫩国民教育体系

中文纳入海外国家国民教育体系为国际中文教育与传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实现路径。^① 尽管在目前的时局下, 中文纳入黎巴嫩国民教育体系的条件还不够成熟, 但可以在多校联合的情况下, 率先完成黎巴嫩中文教学的标准制定、教学大纲的编制以及适应教育系统内学分要求的各项准备工作, 实现黎巴嫩中文教育制度的统一, 这样既可满足学生在不同的学习机构间平稳过渡, 又可为中文教育在黎巴嫩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助力。

(二) 打造中文教育接触环境, 适应多语多元文化社会

受历史因素影响, 英语、法语在黎巴嫩教育体系中的影响根深蒂固, 再加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 黎巴嫩已形成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并立的复杂多语社会。相比之下, 中文在黎巴嫩的发展基础薄弱。纵观黎巴嫩

^① 李宝贵、吴晓文:《中文纳入东南亚国家国民教育体系动因机制与推进策略》,《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年第 1 期。

现行基础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不同层次，发现各级学校教育中均存在某种语言的特定教学科目。因此，可以尝试从一个科目的教学用语出发，争取中文作为媒介语在课程中使用；或在学校文化环境建设中营造出有利于中文传播的活动场域。随着教育数字化的发展与创新，研发适应多语多元社会的智能学习技术工具，也将有益于中文教育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满足中文教育低龄化发展需要，扩大国民教育体系内部受众范围，推动中文在多语多元文化环境中的有效传播。

（三）采取多种措施大力培养本土中文师资

“大力培养本土汉语教师是解决世界各国汉语师资短缺问题的重要战略”^①，黎巴嫩圣约瑟夫大学孔子学院曾与中国大使馆进行关于开办本土教师培训班的商讨，也曾经为中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汉语班提供师资培训，这些都是为建设稳定的本土中文师资队伍所做的初步尝试。此外，还需采取多种有效措施。一是优化顶层设计，开展校际合作或与中国驻黎巴嫩大使馆积极共建本土中文教师培训班，成绩合格者可获得结业证书或得到资格认证，从而与当地中文水平参差不齐的中文教师相区别，吸引更多潜在的本土中文学习者加入本土中文师资培训系统。二是建立资源共享体系，为本土中文教师教学和职业发展提供助力。三是中国外派教师积极引导、培养有意愿成为中文教师的学生加入本土中文师资队伍中，扩大潜在的本土中文教师资源。

（四）加强舆论宣传与合作，推动中文教育本土化发展

加强中文教育和中国文化宣传工作，一方面要通过走进更多的校园和学习机构，增强校际教育合作，寻求机会扩大中文的曝光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和扩大校企合作，为学生架起中文学习和就业发展的桥梁，

^① 李东伟：《大力培养本土汉语教师是解决世界各国汉语师资短缺问题的重要战略》，《民族教育研究》2014年第5期。

增加以就业为驱动的中文学习动机, 扩大市场需求, 并进一步推动黎巴嫩中文教育本土化发展。如 2021 年 10 月, 华为黎巴嫩公司与美国科技大学 (AUST) 启动了华为授权学习合作伙伴计划 (HALP), 这是中资企业服务当地社会, 提高中文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结 语

黎巴嫩中文教育处于中东地区多语多文化发展环境中, 受到国内政局和周边环境以及英语、法语、阿拉伯语强势地位的影响, 其发展空间严重受限。然而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中黎间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持续扩大, 黎巴嫩中文教育市场前景广阔。今后, 黎巴嫩中文教育应继续加强顶层设计, 重视中文环境塑造, 大力培养本土师资, 积极打造优势项目, 促使中文教育纳入黎巴嫩国民教育体系, 探索出一条特色发展道路, 为中东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中文教育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he number of schools offering Chinese courses and Chinese learners in the UAE has increased.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framework, Chinese assessment guide, local Chinese textbooks, 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s have developed from nothing.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UAE has achieved leap-frog development, and its successful experience is worthy learning for other GCC member state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Looking Eastward” policy has created conditions for China-UAE exchanges and comprehensive cooperation has increased demand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high-e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has promoted top-level design, and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has enhanced the value of Chinese;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has promoted people-to-people bonds and the spread of Chinese languag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six GCC countries by seizing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pportunity, actively promoting the inclusion of Chinese language into th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of the other GCC countries, establishing a national and multi-dimens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aking into account both “top-level design” and “low-level demand” .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UA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Six GCC Countries; Arab Countries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spec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Lebanon

Liu Jingjing Guan Yingming Li Xiaoyan / 137

Abstract: Lebanon has broad Prospects. The construc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 has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and has played roles in training, and bridging and tying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Lebanon, comprehensively presen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Lebanon, and finds that the Chinese education market in Lebanon has broad pros-

pects, the constru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are remarkable, and has played multiple roles in Chinese teaching, teacher training, bridges and ties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weaknes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long-term ins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hich lead to the insufficient exploitation of the potential of the Chinese education market, the strong position of other languages in the multilingual environment, the obstruc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the insufficient level of Chinese education, the uneven level of Chinese teachers, and the large mobility of local teachers.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we should strive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into the Lebanese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take a variety of measures to vigorously cultivate local Chinese teachers, strengthen public opinion publicity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enhance inter-school cooperation and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mote the localizati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Lebanon.

Keywords: Leban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rab Countries; Confucius Institute

Research on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Shi Linfei Wei Hui / 153

Abstract: At present,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generally believe that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contains a wide range of connotations, its nature and elements being relatively complex, and there are also disputes over the actors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provides a different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and research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 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is taken as a dynamically developing system composed of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schools, social group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indi-